

史
案



涇縣吳裕垂燕堂

少帝宜立本紀

張后無子其兩少帝及梁淮陽常山諸王皆庶出也

天情尚

衛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子完為己子是為桓公不得

非莊公子也秦華陽夫人無子立夏姬之子子楚為己

是為莊襄王不得謂非孝文王子也趙宋劉后無子取司

寢李氏所生之子受益為己子是為仁宗不得謂非真宗

子也明胡后無子孫貴妃陰取宮人子被鎮為己子是為

英宗不得謂非宣宗子也史稱張皇后無子詳為有身取

美人子名之既曰美人子即後宮所生豈得謂孝惠無子

哉大臣既誅產等相為陰謀曰今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

史案

卷七

漢

長用事吾屬無類矣迺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

惠帝子者其勢然也他日燕人畔曰少帝謂昭帝非真武帝

子則又效平勃之故智也却切寢濼反謂武宗非真孝宗子也於戲遭家不

造固甚賴有長君孝惠何事即土未乾而諸孤悉羅克害

史漢不能不為安劉諸公諱也爰削其本紀屬之呂后而

綱目未及改正故畧為之辨

安劉

安劉之功朱虛侯齊悼惠王肥為大齊王襄次之陸賈又

次之若平勃之徒不過因人成事適足贖其請王諸呂之

罪耳烏足言功何也諸呂久蓄異志而未敢遽發者猶畏

有功臣將相耳將相不和勢心相攻攻則呂氏安受其燼

此陸賈之功所以爲大也。然非齊王發兵爲諸侯倡，則兵權皆在呂氏之掌握。灌嬰何從收關中兵柄將之而東？以與王侯合從乎？酈寄又何從懼祿以禍，使急歸將印乎？此齊王之功所以較陸賈爲尤大也。然非朱虛陰令發兵，已爲內應，則齊王雖割據州郡國富兵強，亦安敢傳檄天下，倡義而爲是勤王之舉乎？故吾謂安劉之功，斷推朱虛侯爲第一。亦惟劉章挺身入未央先斬呂產次斬呂更，然後諸呂伏誅。而論功行賞，曾不首及者，或謂朱虛嘗欲立齊王故也。不知齊王爲朱虛之兄，當時舍齊王固無與共大事者。况齊王爲高帝長孫，而有發兵討呂之功，齊之當立更有確乎不可易者。平勃等，迺舍而迎代，文非實虞駟鈞之惡，而真知代王之賢也。蓋

史案

卷七

漢

二

畏齊王英武，又爲天下王侯所歸，向立之不足以挾功，日其虎而冠恐復爲呂氏猶託辭也。而代王素無威名，諸王討呂并未敢執戈

而陪後以爲其人懦弱無能，立之必出望外而獲重報。其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仍託辭也。徐孚遠曰：薄昭後殺漢使者，亦不爲謹良是也。而文帝卒爲一代之令辟，亦猶樂書之迎立晉悼，皆偶然得之耳。此平勃之隱情也。嗚呼

襄章不誠賢乎哉！其才足以君天下，其分足以嗣大統，其威足以服諸侯，迺兄弟一人，內外協謀，取天下於呂氏之手，拱而授之代王，可知則此發兵所以謹循白馬之盟，非苟圖富貴也。假令齊王不讓，天下事未可知也。彼因人成事者，冒受上賞，情尙鞅鞅，而朱虛絕口不言功，非獨不矜不伐也。淮南王以謀反兄殺矣，初大臣本議立濟與淮南歸功齊王，不

益深朝廷之忌而速之死與厥後分齊地爲六分淮南地爲三帝固深謀而遠慮矣

而賞不及齊又非獨曩有議立之嫌也蓋齊兵西向之日曾未志切同仇一遵高帝之約寸心之得失知之審矣賞功而適形所短雖在賢君焉能堪此至於陸賈之不獲賞則陳平掩蔽之罪也

陳丞相不對決獄錢穀之間 曲逆侯平

刑典董於太宰獄辭成於三公以及職賦式貢帝籍神倉之收皆委其責於相臣凡欲佐天子遂萬物內親外撫糾察百官之任職與否也刑或失之猛失之寬貨或悖而入悖而出皆下累民物之生而上干造物之忌斯固人主之失德戶部刑部之非人亦正宰相之過也明刑以弼教生

史案 漢 卷七 三

財有大道二者之攸關鉅矣論道經邦論乎此經乎此也若徒爲晉人之高譚元妙置此弗問陰陽何由而得理四時何由而得順朝廷又將焉用彼相哉漢初相業首推贊侯正以入關之始先入秦丞相府收其律令圖籍也律令所以決獄圖籍所以周知天下之錢穀贊侯侍太子監國法令約束便宜行事而關中稱治彭越之敗贊侯克計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實而漢軍復振職是故也平迺畧不經心復矯辭以飾非其相業之不能與贊侯匹也宜哉

太宗建儲 刪

有司請建太子帝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吳王淮南王張南軒稱其爲慮深遠三代下未易多覲是也然淮

南從此驕恣卒陷於罪諫諸呂時本有立淮南之議今之意與不盈生其覲餽恣吳王從此放縱富埒天子帝除盜
即豫章銅被邪謀而遠之死與景帝為太子時引博山鑄錢
即望詳病不朝文帝賜之几杖軼望不朝養成七國之變局提殺濞子溥由是
而論者輒以為止叛之妙術云未始非文帝建儲之言有
以啓之也他日景帝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傳
於王梁王以此益驕陷之死地此景帝之失言也又孰非
文帝建儲之言有以啓之歟二王而賢當不叛矣既為叛
臣又胡為而推之質以春秋之義實難已於責備

作王制刪

太宗元年賈誼請興禮樂定制度帝謙讓未遑也六年請
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各為若干國上深納其言
使其子孫以次受之

史案

卷七

漢

四

十五年鼂錯請削諸侯更法令十六年使博士諸生刺也
六經中作王制遂分齊地立悼惠子六人為王分淮南地
立厲王子三人為王然則王制之作蓋欲準古宜今列爵
分土更定漢家一代之宏規以為制禮作樂之張本而分
立王子又所以為眾建諸侯之漸歟余嘗謂王制三監畧
考其文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今即漢也文帝之於王制亦有志而未逮者與

遺詔專為吏民而作

書曰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陶
唐德化所感曷嘗有法制禁令驅迫使然哉延及後世競
慕虛名著為令典于是挾吏民重服久臨禁嫁娶絕祭祀
日用飲食動干法紀甚或發人男女哭臨宮殿晝夜不絕

而有司借端苛索擾害蒼生又傳相告引連坐而抵法者不知凡幾斯眞秦漢之弊政也帝實憫之爰下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傷長幼之志指禁嫁娶發人男女言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旣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

史案

卷七

漢

五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指宮殿中以下皆指京師官吏言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言總以儉約爲節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此文帝恭儉愛民之心至死而彌篤也詔中所諭專爲吏民何曾一語及子孫王侯混稱有短喪之命乎景帝自泯天良自短三年之喪猶罪在一身迺託爲遺命忍自誣其君父罪之所以通於天也嗟夫景帝誠不足責而武帝紛紛制作醇儒碩德亦間有人而茲事獨不能復古致懷慚於晉武惜哉

削諸侯

漢時之七國卽我

宗廟社稷並受其福不獨今之死者爲之瞑目既曩之痛哭而死者謂賈生亦於九泉之下拭淚而起爲漢天子歡呼萬歲也。

周條侯 亞夫

文帝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將入而吏申軍約既入而將行軍禮帝爲按轡徐行改容式車條侯真將軍也高帝兩奪淮陰軍若兒戲耳可知細柳之森嚴雖淮陰不及也而帝亦真天子矣彼霸上棘門豈以軍法爲不美哉其心曰是何足與守法也云爾則慢君莫大乎是條侯爲天子守法故漢將莫如條侯敬帝也郭大有譏其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其謂之何

陳止齋謂武關之出爲幸於天之所相要知條侯之軍最

史案 漢 卷七 七

有節制卽卷甲疾趨亦必軍行有律且多設候譏沿途搜探若田生

之說喜於得行將不虞大軍之至遽冒險而深入以冒險

深入之寇而卒遇節制之師進無所取退爲所乘則田生

必成擒矣田生擒而倍道兼行直襲武庫卽桓氏才如高

祖先據通都方謂西有穀澠之覆南有武關之奇貪食敖

倉一如高祖之入彭城謂項王爲田齊所綰而飲酒高會

矣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雖以高祖之神武猶幸於天相大

風而始脫況以桓氏之駑下驅吳楚之烏合焉能抗條侯

之鷹揚乎夫吳楚合諸侯未試之鋒併力攻擊牽制城下

尚不能越梁西一步况武關敖倉爲高祖首事立功之地

要害攸關必素有重兵鎮守而適值大軍來臨武關之險

何從而得入。敖倉之粟。又何從而得食也哉。

人君之命將也。曰閫。以內寡人主之。閫以外將軍主之。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委梁之計。原不待請。迺既請於受命之始。帝許之。而後行。雖有後命。曷敢與聞。夫詔救梁急。在帝不嫌於私狗。梁王爲帝母弟爲大臣而狗主上之私。是棄天下也。何以爲大臣。而帝亦不以一己之私。輕罪大臣。果能敬承遺命與。條侯者先帝所留貽天下所恃爲緩急者也抑時已誤。殺智囊舍。條侯無與共大事者。故不得不容忍。旦夕歎嗚呼。任用條侯以濟智囊之策。帝於是不可及矣。迺悉爲怨家所讒。帝竟從而殺之。悲夫。

武帝

史案

卷七

漢

八

商湯周武。俱以放伐定天下。其在中興。或伐鬼方。或城朔方。皆遠畧是勤。而天下後世不以爲非。武帝雄才大畧。非不深知征伐之勞民也。蓋欲復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盡去後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誰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養。旣庶且富。相時而動戰。以爲守。攻以爲禦。匈奴遠遁。日以削弱。至於宣元成哀。單于稱臣。稽首而朝。兩漢之生靈。並受其福。廟號世宗宜哉。武帝生平。雖不無過舉。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學。以收士心。繼尚武功。以開邊域。而猶以爲未足。牢籠一世。於是用雞卜於越。祠收金人於休屠。得神馬於渥洼。取天馬於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寶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設教也。至於泛舟海

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與焉。蓋舳艫千里，往來海島，樓船
戈船，數習水戰，揚帆而北，懾服朝鮮一也。揚帆而南，威振
閩越二也。朝鮮降，則匈奴之左臂自斷三也。閩越平，則南
越之東偏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郡滇國北服，烏孫擴
地數千里，而東則限於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萊，
將焉取之？東使方士求仙，一猶西使博望鑿空之意耳。既
肆其西封，又欲肆其東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領，如
博望故屢事尊寵，而不授以將相之權，又屢假不驗，以誅
之人，謂武帝爲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爲武帝所欺也。卽
後來受欺追悔之言，亦終是欺人之語歟。武帝嘗語衛青
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凌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如罷

史案

卷七

漢

九

表六經，與大學作明堂行夏時修郊祀制禮作樂之類

後世無法，不由師征伐，天下

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
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
賢於太子者乎？又嘗語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逸待汝，不亦
可乎？此武帝用武之本心也。衛太子雖爲姦臣所逼，卒以經死，而帝實悔之，厥後擇嗣乃不立旦之慧，羣之勇，而立孝昭之謹厚，則武帝之初心益見。凡人悔過之心，多因覆敗
而始生。武帝四征不庭，所向如意，何悔之有？而晚年必痛
改所爲者，非必今是而前非也。蓋謂四夷賓服，無事征誅，
恐子孫愚而自用，好事兵戈，禍生不測，故下詔自責，深陳
往悔，與民休息，俾後嗣知所法守云爾。是卽悔過之心，而
論賢於秦穆遠矣。若夫託孤之命，授將軍而不授宰相，是

武帝之所尚惟武而尚文垂教之心殆亦猶神道設教之意歟

匈奴至冒頓而益大高帝以天縱之資墮其術中圍困白登行賂得解既接和親屢見侵伐而不報者以天下初定力不暇及也厥後遺書背逆驕橫日甚數修舊好數舉入寇曩使嗣統之君不有文景之賢幾何不虜而北虺退而南渡也且是時南國多強若北方有急更無南渡之地夏侯勝黃霸之徒不能與王父嚴徐輩上書諫伐而抗論於降詔立廟之日則其毀謗先帝之罪大矣太史公爲李陵而遭腐刑其大不足於武帝而多所譏諷明矣宋人竭中國之財力納幣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腦塗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議和誤國則武帝所爲又豈宋人所敢議乎

兩使董仲舒出相驕王

武帝以七國之變雖由尾大不掉亦實由輔相非人故淮南厲王與梁孝王皆以驕縱而獲罪也今江都膠西俱以帝兄而素行驕縱若俟朝朔不奉而姑爲孝文之賜則滋蔓難圖若俟覬覦既深而遽爲孝景之削則禍亂莫測卽位之初而變生骨肉其何以撫諸侯而臨萬國乎天下事固莫大於此者以天下第一流人物任天下第一件重事此武帝之用心也且太皇太后好黃老怨儒生非出相外藩幾何不爲趙綰玉臧之獲罪乎出之正所以曲全其用

史案

卷七

漢

十

也卒迺兩事驕王克終厥德消禍未萌默全骨肉之恩安
在無功於宗社惟爲諸國擇相而必於儒者是以河間
獻王修學好古儼然有儒者之風專經之家多從之遊而
天下皆想其丰采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信哉

趙御史大夫結

嗚呼趙綰不誠賢乎哉禮婦人不預政事武帝卽位徵聘
名儒黜百家而尊孔子真不世出之主也太后文帝后好

黃老非五經鄙儒術綰請無奏事東宮此賈生條侯董子

所見不到此者一經說破覺漢世界朝流弊再無有大於

此者稽自呂后以母氏臨朝竊弄國柄幾危劉氏其已事

矣至孝元太后王氏專政以致新莽篡位漢祚中絕
相繼臨朝方天台以爲呂氏之發端是也太宗躬逢呂

史案 卷七

漢

十一

亂不能取監前車而因仍故轍俾東朝以兄信封侯之故
怨殺條侯壞漢廷之梁木以致孝景升遐顧命乏人醇儒
首擢不與朝政竇太后真累世之罪人矣武帝紛更制作誠聽趙綰之言立請

撤簾者爲令典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垂爲一代

之永制豈非宗社之幸哉卽不幸而君崩子少百官總已

成王而先殺迺欲維乾綱而母后干之欲興儒道而黃老

間之雖有人文蔚起幾何不爲董子之出相也趙綰目擊

心傷創是清源正本之論眞得吾儒從政之首要矣乃竟

因此觸怒太后下吏自殺致嘉言善行不獲與董子而並

傳也惜哉太皇太后既崩竇嬰田蚡相爭事武帝本不直

制於太后而爲所罷黜爲所殺戮者正不獨董趙諸公已

也英如武帝而生殺予奪之權尚爲太后所挾則漢治之
壞於母氏者

可勝道哉

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司馬公於一時名將最服李將軍。故別爲立傳。不儕衛霍。其述文帝之言曰。惜乎子不遇時。如合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公孫昆邪泣謂景帝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不敢入界。三復列傳。究其所長。不過善騎射。格猛獸。敢深入。一往無前耳。然行無部伍。止無刁斗。又不治文籍。不置斥候。不能先自立於不敗之地。終非節制之師。故雖虎發石開。而數爲猛獸所傷。深入敢戰。不免爲匈奴所擒也。元狩四年。命將北征。武皇以廣老數奇。而不用。請行弗許。良久始遣。仍戒主將勿令史案

卷七

漢

十一

當單于。武皇可謂知人。

發兵擊東方盜賊

漢室承平。五世矣。東方曷爲盜起。曰元封太初以降。頻年苦旱。故改元天漢。以祈甘雨。是歲夏復大旱。詔赦天下。帝方好行小惠。民益輕於犯法。有司遵例捕治。姦民乘饑扇動。故相聚爲盜也。爾時郡國長吏。雖不無酷暴。然高祖法約

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羣雄角力之秋。於鼠竊狗盜。尚無寬假。況值累世承平。爲盜而至於攻城邑。取庫

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殺傷吏民。不知凡幾。明季流寇。由此其熾也。而武帝則曰。此非獨姦民之罪也。抑亦郡國長吏處置不得其法歟。爰命所至。先察二

千石有殘虐吾民者，梟首示眾，以謝天下。姦吏伏誅，而寇掠不止，是敢與天子命使相抗也。犁其庭，搗其穴，雖羣盜盡誅，而解民於倒懸，拯民於水火，全活生靈，不知幾十萬矣。於是渠率頗得，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三年夏復大旱，赦詔屢頒，朝廷心存姑息，盜賊所以數載始平也。若云沈命有誅，上下相匿，文辭避法，勢必釀成大禍，何以終武帝之世，東方不復聞有盜賊乎？

或問暴勝之王賀孰優，曰：人臣奉職，不可存一身家之計。東安民也，盜以殺掠爲事，生民之害也。多一盜，卽多一害。害不除，則民不安。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緝盜安民之謂也。爲縣令而縱盜，卽害一縣之民；爲郡守而

史案

卷七

漢

十三

縱盜，卽害一郡之民。暴勝之衣繡仗斧，不受請託，不畏強族，大家舉凡縱賊玩寇之吏，悉以軍法從事，急於爲民除害也。賢如雋，不疑等，必折節就正，力爲表薦，俾愚賤有所矜式，彰善以瘴惡也。故所至令行禁止，恩威並著。至若魏盜多至萬餘，結黨橫行，其破人之家，毀人之產，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不知幾萬戶矣。守令戮力，擒得以待御史正法，而王賀則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獨不爲身家計乎？爲軍國策治安，孰若爲子孫積陰德乎？今舉盜賊萬餘，盡行縱捨，吾子孫侯而王，王而帝，未可知也。遑問生民之肝腦塗地乎？他日賀孫盜竊國柄，劫奪漢祚，南陽兵起，王氏悉遭殄滅，真千古縱盜之炯戒也。賀曷敢與勝之較。

長儒守正不阿。以嚴見憚。而武帝之敬禮。彌篤。爭論時政。忿罵公卿。而終莫與較。禮仇長平。而衛后不以爲嫌。廷直竇嬰。而東宮不以爲罪。守正不減於條侯。而卒獲保其首領。在漢廷尤爲難事。

李陵

白樂天曰。李陵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司馬遷反稱其忠勇。固宜。獲罪於武帝也。垂案陵不獨身爲降虜也。以子卿之高節。陵猶數欲說降。子卿責以大義。誓以必死。陵始慚愧而止。則夫漢使

史案

卷七

漢

十四

之在匈奴。其陷溺於陵賊者。可勝道哉。而子長肯以陵賊爲忠勇。則其生平之所抑揚褒貶。而藉以抵誹武帝者。亦概可知矣。

匈奴易擊難備

匈奴遷徙無常往來無定最難防備若沿邊戍守則我分而彼專彼專為一我分為十是以十攻吾一也與彼所戰之地不可知則我所備者多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即無所不受其侵掠此守之難為力也然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或千百里之內寂無一人長驅而入非如中原之地隨在可以設險而守且自謂遠在漠北必不虞漢兵之深入也乘其不虞無備之時偵其畜牧射獵之處卷甲疾趨可一襲而取者戰之易為功也

史案

卷八

漢

文帝以守若不足武帝以戰若有餘者文為其難武為其易也籌邊事者自當以守為正以戰為奇其堅壁以需不徒以戰為戰而退守以為戰者妙於進戰也其相機而動不徒以守為守而進戰以為守者善於持守也若不知戰守之策而託名休養口不言兵徒偷安於旦夕雖欲不為晉之東宋之南也得乎一自有武帝之戰而匈奴式微邊境少事者百有餘年厥後匈奴聞文帝思而言宣帝者蓋武帝征伐之後始懼而請和宣帝亦不復加兵故感恩而不敢負也

孝武加賦之宜

二十稅一孟子猶曰貊道况又輕之於貊三十而稅一乎景帝之法本屬不經而文賦至武帝而有加殆不欲輕之帝盡除田租更不可解

於堯舜之道者歟

武昭時之富庶

史議武帝窮兵海內虛耗而昭帝嗣統問民疾苦賑貸貧乏詔勿收責或除一歲租或罷權酷官或減口賦錢戶口愈眾則賦錢益多故雖減十三而國用自饒斯固博陸之心乎民也曩非承武帝庶富之餘曷克爲此

中宗酬私恩

高帝之約非功不侯孝宣酬報微時舊恩封張賀子彭祖及丙吉史會史元許舜許延壽皆爲列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賀孤孫霸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皆受官祿田宅實開狗尾續貂之先路矣維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俗吏得任子弟

史案

卷八

漢

二

王吉廉請除任子之令外家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帝以其言迂濶吉遂謝病歸

霍博陸侯

博陸一身所行皆伊尹周公之事昭帝以童稚之年察燕書之詐辨博陸之忠天資明敏固在成王之上然流言盈耳能使幼主察之辨之必其忠義之氣凜若秋霜坦白之懷著於平日讒鋒無隙可中耳博陸之誠能動物正不在周公下也繼志述事雖無周公之才之美而承武帝休養之心修文帝寬仁之政補偏救弊亦切中時病矣迺不幸而帝崩無嗣倉卒而立昌邑一如太甲之顛覆典型始選擇而立孝武曾孫自宜以三年居喪之禮訓嗣君以百官總已之責歸丞相而身典禁兵專任武職與丞相協力同

心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既終喪制俾丞相復政厥辟而後

之國斯亦漢之伊尹也本始元年正天子居喪之初冢宰

繫宗社安危禍君宅憂政自已出義不當辭而辭之過也

宣帝謙讓不受更詔諸事皆先白光然後奏御始亦欲行

三年不言之道與而博陸有伊尹之志而不克學伊尹之

術遂有妻顯毒后之誣惜哉曷誣乎曰爾時功名之士鮮

不欲以取天下之術謀諸博陸譖諸昭宣者然歷事三朝

終莫敢干以邪謀必其忠厚之德有以型於寡妻實示人

無可窺伺之端故詐上變書孝昭亦不待辨而自明也一

自昌邑廢奸雄欲因以藉口而小心謹慎不失臣節欲加

之罪終患無辭于是進毒許后俾立霍后以伏霍氏之罪

案以為欲立其女而先弑其后也夫博陸大節不可奪妻

史案

宜知之素矣既不敢謀於未弑之前獨敢言於既弑之後

乎既弑而敢言不且未弑而同謀乎一妻不能制而能處

天下之大變決天下之大計行天下之大權乎且既聞妻

弑后而即聽其納女為后倘又聞妻弑帝亦將聽其立子

為帝乎博陸斷不若是之奸亦斷不若是之愚吾故曰許

后之弑霍后之立皆小人之反間而史臣之失實也蓋宣

帝於霍氏外愈謙恭內愈猜忌在前則如芒刺目在後則

如芒刺背芒刺不拔則坐不安席寢不安枕此反間之從

而蟲生也霍氏之禍原不蒙於驂乘而在定策時廢則廢立則

立一如唐虞之授受三代之傳繼官府翕然朝野晏然而

一塵不驚也正唯一塵不驚則宣帝之驚疑愈甚使霍氏

一塵不驚也

少有小過幾何不及身而族也况延年首發大議功在宗社縱或獲罪亦宜曲爲保全乃爲怨家所告就獄而死曾不聞錄其子弟此族霍氏之漸也博陸胸中正大光明毫無顧慮而秉鈞自若吾正唯其不學無術而益見其忠厚之至也

昌邑既廢迎立宣帝嚴次卿名延年爲侍御史劾奏大將軍光擅

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邱瓊山

曰此奏凜凜乎如秋霜烈日千載下猶覺其有生氣呂祖

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後一人而已垂亦曰大哉博

陸之量武王太公後一人而已向非博陸之寬仁次卿幾不能以自存迺不獨不陷

之以罪而且倍加敬重畏服其義俾朝廷之上皆肅然於君臣之禮廢立之不容以苟也正所謂學問

史案 **卷八** 漢 四

深時意氣平也

史稱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既曰公卿議則非出博陸之意可知又曰心擬霍將軍女所謂以小人心測君子之腹也宣帝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博陸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蓋非功不侯高帝約也况以刑人而君國乎歲餘遽封不曰侯而曰君博陸之曲行其權也然而小人之反間從此起矣

黃建成侯 霸字次公諡定

班史循吏六人首推定侯之守潁川謂能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也垂案教化者教民爲善

化姦爲良也教之不改而後正之以法法所當誅雖逋逃境外移檄誅之可也嗚呼他郡之民何罪盜賊發於吾土迺不能愷切曉諭使之悔過自新徒舉一郡奸俠掃境內而嫁禍於鄰民子頰八年獄無重囚職是故也教化誅罰兩失之矣

秦隋之亡也趙高指鹿爲馬高德儒指野鳥爲鸞霸守潁川稱爲天下治行第一者特以郡國鳳凰之集潁川爲尤多耳因是封侯入相京兆舍鶡雀飛集相府霸又欲奏爲神雀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此功名所以頓損於治郡之日也史又稱霸守潁戶口歲增當一如王成之相膠東僞自增加以蒙顯賞耳觀此可以知孝宣之循吏

營平壯侯趙充國

史案

卷八

漢

五

壯侯之策烏桓雖未必盡合時宜而西羌之叛先事籌畫誅首舍從全勝爲期不貪近功小利務在傾服羌人之心其持重得體有古良將風至於開墾屯田便宜十二事真萬世戍邊不易之良法也

馮衛侯奉世字子明

壯侯欲不戰而屈人故持久以待其斃衛侯欲決戰以省費故倍軍以速之亡卒各如願相償其立功於西羌一也

于西平侯定國

天下獄訟皆決於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非其罪故胡致堂以爲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至若世宗平南越置交州恐海賊

寇邊更收珠厓於大海中以爲犄角之勢爰及元帝四世矣而一旦棄之其失有五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而棄之一也南海諸郡地不加廣民不加少粟不加多徙珠厓之眾而居之處置不得其所則相聚爲盜二也旣徙之後珠厓餘民或自相殺戮或招致亡命沿海爲寇南越不得休息三也前此海賊寇珠厓則南越之舟師應之寇南越則珠厓之舟師應之今則海賊一面受敵唇亡齒寒四也南越受困則南方州郡並被其害五也而此議出於定國其失更有四元帝剝喪元良任用宦者而不能諫使天下解體邊郡數叛一也遠人不服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二也珠厓數反不能薦引賢人如龔遂之守渤海爲之緝盜

史案

卷八

漢

六

安民三也君不親信不能乞補外任身荷交州之責使累朝之疆土委而棄之四也賈捐之一小人耳創議捐棄不足責也而公爲丞相素有聲望邊鄙有警專以捐棄爲上策則將焉用彼相哉故楊子雲知本之說吾弗敢取焉

陳射聲

湯字子山

郅支遮殺谷吉橫行康居漢遣使三輩求之尋遭困辱勇智如子山而不使爲大將一興問罪之師掃盡胡塵迺僅官一副校尉流落西郵此正宰相之過也趙衛侯矯節發兵攻拔莎車僅制一王之命自有匈奴以來終莫得單于之首縣示蠻邸一雪累朝之恥而子山竟旬日得之厥功偉矣加之以矯曾何損於毫末哉

馮昭儀 元帝妃表世女 平帝之祖母

馮婕妤當熊而立以救御坐其忠貞膽識為不可及矣儻不幸而為熊所害則一愚婦耳誰知之者嗚呼婕妤之不死天之所相也為人臣者每自惜於一死以致獲罪名教而卒不免於天誅天討也哀哉

九折坂 在四川樂經縣西邛邛邰山

凡人身體強弱不齊強則膽壯弱則膽怯怯者乘險而畏而情復甘於恬退故謝病而遂去之壯者履險如平而志方急於仕進故叱馭而疾驅之忠臣孝子原不因此為定論而凡為人子者遇世途之險阻遺體是珍凡為人臣者遭國步之艱難亡身是殉固無在不如如此坂矣

史案 卷八

王戾侯 商 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嗣爵為左將軍遷丞相與王鳳弟商同時同名而異人

新莽者元舅之子也然外戚中未始無人戾侯知大水之訛言其守固也起單于之大畏其威重也按問不避鳳黨罷相竟以憂卒蕭官常而慮深宗社也豈得以元舅之子而少之哉

朱槐里 雲

朱令面責廷臣曰鄙夫患失罵盡一世矣又請斬一佞臣張禹以類其餘深疾其有可除王氏之機而反曲為庇護也抗直如是不但首領獲保而猶得折檻以旌直者蓋不惟不繫言王氏之罪并不直言佞臣所以當斬之故耳

梅南昌尉 福

公乃南昌一尉耳數因縣道上變事直陳外戚專權之禍而卒獲保其身家可不謂智乎

成帝時王氏並無逆謀

成帝首黜石顯委政王鳳盡侯諸舅言事者若楊興駟勝若梅福劉向皆因緣災異泛論外戚之專終莫能直數其

罪惡鑿鑿言之者惟京兆尹王章直指三大事一請定陶王之國二

收王商印綬三納張美人於後宮為陛下所自見云以今考之成帝雖未

生子然即位纔數年耳方富於春秋乃留猶子於京師預

蒙傳及之意倘異日生子不幾如景帝之於梁王開骨肉

覬覦之漸乎鳳因日食之變奏請之國禮也其奏罷王商

不過如于定國之於楊惲奏為妖惡言大逆不道耳而廣

史案 卷八 漢

漢寬饒延壽之遭戮又必經廷尉之斷制則鳳之於商不

猶愈於定國之於四良乎時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寬後為丞相聲望日隆至選

良家宜子之輩納入後宮當時最為要務張美人已嘗適

人因其宜子而與選既為帝所明知何得云私其妻弟乎

况張美人業在宮闈體御至尊亦似非所宜言既事而言聽之者亦

實有所難受尚書劾章下吏罪致大逆雖不無已甚乃因口過

而招尤章似與有責焉鳳疾帝臨問曰將軍病如有不可

言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

音謹敢音太后從弟臣敢以死保之鳳卒音秉國鈞鴻嘉二年

飛雉集宮殿音引高宗雉之異以明天戒昭彰轉禍為

福之驗辭極懇切帝以人為却之音知帝惑於佞調復極

言天警宗社攸關勸上克己復禮帝嗜酒色數微行以求天意則

繼嗣可生災異可消之旨明年王氏五侯譚商立根逢時有罪帝

使音召諸侯令待府舍即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薄昭故

事音藉稟請罪五侯皆詣闕謝雖赦不誅而王氏皆從此

歛迹者音之力也音真不負鳳薦矣史稱音為修整數諫

正有忠節豈虛語哉假令王氏數謀不軌何以成帝將一

施之而皆負斧質又何以成帝甫崩哀帝以藩王入繼大

統盡奪王氏之權各遣之國而莫之或抗也權重如此用

命如彼而謂新莽諸父皆夙有邪謀吾不信也而所以致

新莽之篡者蓋以哀帝無嗣俾太皇太后得以盡奪朝權

委任新莽援立幼孽之所致也使國有長君僅得中材莽

或秉政不過如宋王安石陽慕周公作為新經新法亂一

時蒼生耳雖十新莽其如漢祚何哉乃不幸而值孤兒寡

婦之手俾莽得以口誦六藝被服儒生而取之漢祚中絕

者十餘年直以莽罪貫盈誅之未足洩忿而追咎鳳等君

子之不樂為深辨也宜哉紅陽侯立叔父也莽因敬憚而制其命平阿侯仁諸父也莽嫌

剛直而促之死可見莽之尊屬

並無逆謀又不獨在成帝時也

成帝於章向諸奏皆見納而不見用者蓋深知鳳無異志

音實忠貞五侯雖侈予奪由我故不欲輕黜大臣重傷太

后之心而羣臣所奏無非尊公抑私強本弱末之美意不

得不為之歎息悲傷以大開言路故槐里以一令而面責

大臣南昌以一尉而數奏封事也

大臣南昌以一尉而數奏封事也

史案

卷八

漢

九

王嘉鮑宣皆哀帝硃石臣也光皆陷之死地此固姦邪害正之常情迺正直如嘉宣尚不能察光奸一則上書稱之一則臨刑薦之可知光之色取行違亞於王莽亡廉喪恥甚於董賢其敬禮頑童頌揚逆賊以取寵也宜哉

新莽

嗚呼莽亦多術矣謙恭下士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誦六藝以文姦蓋學愈博而術愈多也爰自矜其學術之巧託求逸書古文偽造圖讖博會天文則所以牢籠一世者正不一而足也始假周公以篡國繼假周禮以虐民竟若一言一動無不從經書中錄治而出斯文至此真掃地矣于是劉歆揚雄之輩各挾文學以求容劉京哀章之

史案

卷八

漢

十

徒爭奏符命以邀寵其墮壞名教行違愈甚色取愈工若斯類者誠得高帝之溲溺始皇之焚坑不猶為吾儒吾道之幸哉迺光武中興復假赤伏以惑世而七畧法言俾俗儒敢為傳誦致開安石新法新經之漸也悲夫

孺子嬰

孺子之名曷傲乎周孺子王也嬰者何秦王子嬰也欲假周公之輔孺子以為攝政之張本故號曰孺子有謂己將不利於孺子者可接周公以藉口也秦至于嬰而亡得之於子嬰者亦必失之於子嬰欲假亡秦以為亡漢之兆故又號孺子嬰也此新莽命名之深意也

孺子嬰時書法

夏祚四百中篡於羿癸卯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

胡氏大紀卽以少康所生之年爲元歲蓋少康旣生則夏

祀不絕也况孺子以宣帝元孫迎入漢宮立爲嗣君則大

統攸歸莽豈得而廢之哉孺子以丙寅入嗣秉筆者當削

去居攝年號居攝者莽居攝也凡莽所製初始始建國天鳳地皇等號皆當削去書曰丙寅

元年春三月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孺子雖

以己巳見廢當書曰己巳四年春正月孺子遜於大鴻臚

府莽廢孺子爲定安公當削去不書者不予莽之廢也史於劉崇翟義等之起兵皆

大書討莽矣而匈奴忠於漢室不敢負恩興師伐莽又豈

得以夷狄而畧之哉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匈奴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

諸部分道入塞討莽也匈奴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遂

史案 卷八 漢 十一

大舉南伐以誅不當立者於是州郡兵起光武因之興復帝室匈奴與有力焉故當嘉其慕義勤王之意大書討莽

以予劉信之稱帝也書曰翟義立劉信爲天子信雖軍敗

亡走不猶愈於劉元之稱號三載降赤眉而見殺乎史氏

於元亦當從劉信之例書曰癸未十九年二月新市平林

兵立劉元爲天子可也而淮陽王更始年號亦不當在分

注之條元忌續兄弟威名執續殺之微光武能忍幾敗天

下事矣况爾時劉盆子稱帝于華陰劉望稱帝於汝南劉永稱帝於梁以及王郎公孫述李憲盧芳之屬盜

名僭號者不知凡幾安得獨私於見殺之降虜而分注其年號越在乙酉當書曰乙酉二十一年春正月孺子至自

長安卽皇帝位於臨涇李松入寇王師敗績遂弒帝於臨

涇丞相方望大司馬弓林死之是年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建武書法如

此上承平帝下接光武而新莽淮陽之年號一無所混如

少康之接后相并不必分注窮寒年號於其間也。

嚴子陵光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且見廢。何有於光。世祖微時嘗曰。任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遂廢郭后而立之。帝若誠心用之。赤伏符中。當早列光名。奉爲謀主。而起事矣。觀天文而覽圖讖。上之旣不得與。三台之列。次之復不得居。二十八宿之班。而直以客星辱之。圖形而聘。撫腹而問。將誰欺哉。方正學曰。光武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

西域宜置都護

史案

卷八

後漢

十二

前漢置西域都護。所以斷匈奴之右臂。爲玉門之扞蔽也。光武亦嘗受書長安矣。偃武修文。固聖人圖治之初心。然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粒食維艱。烈山之火。初焚掘地之工。有作。與夫蛇龍鳥獸之驅。爲巢營窟之苦。海內虛耗極矣。而舜戒臯陶。首惕蠻夷之猾。神宗受命。先事有苗之征。稱帝德者。乃武原與乃文而並重也。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三聖之文德。誕敷百餘年矣。兩階干羽。豈俟征苗後而始舞哉。其所以敢爲侮慢者。未懾於中國兵威耳。及見六軍壓境。班師振旅。動如節制。直有可以殄滅苗民之勢。而猶赦不急誅。旣奮以武衛。又敷以文德。苗民所以畏懷而來格也。且苗罪不過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嘗如後

世蠻夷之入寇也。故但聲其罪而伐之。若荼毒中原。一如匈奴之殺掠。豈能曲爲有苗赦哉。孟子言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孔子敘書。特載甘之一戰。湯之於桀。武之於紂。尚不能已於一放一伐。况以中華天子之貴。容有頑弗卽工之外裔乎。故武城之頌文考。必先之曰大邦畏其力。而後小邦懷其德也。至於守文之主。後世競慕成康。而成康所以無壞高祖寡命。覲耿光而揚大烈者。周召爲之相也。而周公之戒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之訓康王。曰張皇六師。光武中興。以創業而兼行繼體之事。其亦畧通尚書之大義乎。夫元后作民父母。普天之下。罔非赤子。心乎民者。惟誠求保赤之方耳。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

史案

卷八

後漢

十三

之則安之。豈有傾心向化。不招自至。羣願欵關。託庇爲之。閉門不納者乎。西域都護之設。正唐虞五長之制也。雖聲教四訖。遠不如唐虞之盛。然宣帝以來。咸有感恩莫負之思。見前孺子及聞新莽之篡。始大舉南伐。州郡兵起。光武因之。

再造中原。若卽班詔宣諭。申明約束。則遼東安得有鮮卑之患。天水扶風上黨。安得有匈奴之擾哉。迺不早爲之所。致匈奴滋蔓。侵凌西域。則都護之設。宜急矣。曾何待於莎車王賢之請哉。屢請不許。而又處置失宜。致使賢懷怨恨。浸以驕橫。欲兼併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乃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

守裴遵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遵以狀聞帝許之旣而侍子久留敦煌愁思亡歸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于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此羌胡消長之一大機會也夫光武所以不許都護之請者不過曰中國初定北邊未服故耳乃因北邊未服堅拒莎車之臣屬盡撤西域之藩籬益增匈奴之黨與而欲邊境少事豈不謬哉若非天禍匈奴連年旱蝗人畜死耗大半烏桓外擊諸部內叛自相殺戮自分南北則匈奴之爲禍烈矣誠因西域饑渴之慕置一都護藉其兵力資其糧草俾東與烏桓卑鮮諸國兩路夾擊盡滅匈奴相幕

史案

卷八

後漢

十四

南空地或宜開墾或宜游牧設立官府招集居民俾各自爲守各自食力如我

朝之於準夷回部相其機宜用兵勘定開屯田置提督將軍道府州縣官理訟獄均賦役惠農通商一如內地自伊犁至回部別開一中華世界者幅員幾二萬里光武若能應天順人一乘匈奴之敝漠之南北未必不如今日景象也乃溺於宴安拒滅宮馬武之言而不用致諸將莫敢言兵其亦異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召之見矣且南匈奴業已內附北匈奴又已和親終不見都護之一出西域於漢眞絕望矣猶賴匈奴庇護數十年幸無外侮乃忽來一漢吏

謂班

超詐殺北使貽一朝莫大之禍

謂匈奴

追思前日叩關

不納之情能無撫心而痛恨乎明帝之崩攻沒都護所以報光武拒絕太甚之恥耳然是說也終難與淺於受尚書者道也

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

非功不得封侯非賢不得預政古之制也大公望以后妃之家君之大國歷相三朝爲一代之元勳天下後世不以爲非後漢監前車之覆著爲令典曰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

光武時已侯陰氏此專係明帝之約

此豈清源正本之法哉前漢之亡

雖亡於外戚之專而實亡於后妃之手假令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王莽雖奸將何從而竊國柄惟太后稱制朝權爲所子奪每以無功而封侯不賢而委政故乾綱史案

卷八

後漢

十五

之攬不在宦官卽歸外戚則禍水爲滅火之原實兩漢之通弊也嗚呼賢而多功如馬文淵者方與鷹揚比烈矣天或假之年歷相三朝可也乃曰武臣不預政事又以后妃之家并不得與雲臺之座何示天下以不廣也

顯宗求佛法

明帝臨雍拜老衛士通經匈奴亦遣子入學用夏變夷矣迺以金人妖夢遣使天竺寫覺遺範偕息俱來殆以戎俗誣迷惑世致啟楚英亂賊之謀者變於夷也顧英之伏辜猶垂戒於將來而明之作俑實貽禍於萬世此所以爲秦

始皇之罪人也

註見卷六

仲師堅拒梁松之請恐死非正命也而卒免於桎梏與單于爭禮拔刀自誓將欲盡其道而死也而益起敬於匈奴彼偷生畏死者每欲自託明哲保身而終難逃法網良可悲也或問匈奴發使隨眾還京帝復遣往報眾恐單于懷恨凌折而不敢行既行連上書固爭殺身成仁者當不其然卒乃詔還繫獄非幸逢恩赦不幾桎梏而死乎曰北庭和議雖成必不能忘情於觸怒之人觸其怒遭其辱是以一死損國威啟邊釁也與其殺身而釁起邊疆孰若全身而息兵養民乎雖身繫廷尉而氣壓單于望重匈奴因北使來庭而威名益著禮遇愈隆非偷生也不敢以矜才沽

史案

卷八

後漢

十六

一己之美名也非畏死也不敢以恃忠傷兩國之和氣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仲師當之無愧矣

西域復通

先儒每謂孝武通西域罷敝中國余觀班超之出使也殺北使於鄯善斬巫巫首於于闐縛薶題於疏勒不煩一兵不折一矢悉以從行吏士三十六人而定之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於中國會何罷敝或問都護甫設不旋卽攻沒乎曰金蒲柳中兩屯外以隔絕姜胡內以藩衛并涼也西域地廣田肥財賦甲於荒外匈奴士馬精彊得西域而國用始饒故控制匈奴必先奪其府藏斷其右臂而後北方可圖設都護於疏勒匈奴所痛恨也車師前後兩部尤爲南

北所必爭之地。匈奴擊殺後王安得。進攻戊校尉耿恭。漢不能興師問罪。一爲安得報讎。西人知漢不足倚重。焉耆龜茲遂乘釁攻沒陳睦。漢又不救。匈奴所以進圍柳中。車師所以叛降漠北也。自二月搆兵。援軍至十一月始出一出而斬獲數千。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漢不能乘勝北伐。增置郡縣。迺忽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徵還班超。超將發疏勒。黎弇自頸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還誅反側。統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攻破姑墨石城。並不煩中國飛一芻輓一粟也。不過率從行吏士。以夷狄攻夷狄耳。超卽上疏請兵。朝廷所遣亦不過弛刑及義從千人耳。如徐幹之類衛侯李邑輩百計譏毀。而超志愈銳。斬詐降。誅

史案

卷八

後漢

十七

跋扈。抑強維弱。大畏小懷。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單于亦求款塞入朝。皆和緝西域得其法也。自超拜長史。晉都護封定遠侯。垂老還京。終超之世。西域南北兩道。方二萬餘里。皆委質內屬。河西城門無復晝閉之儼。沿邊姜種無復竊發之虞。弁不聞有徵兵遣戍。輸粟實邊之舉。於中國又何罷敝。縱云罷敝。其在復罷西域都護。永初元年之後乎。何也都護之罷。發羌騎西迎郡縣。迫促羣羌。驚擾揭竿寇掠。進斷隴道。大軍討之。敗於冀西。猶幸梁懂還自西域。爲諸軍援。破羌虜萬餘耳。及官兵再敗平襄。羌益陸梁。朝廷不能制。湟中虛耗。死亡無算。滇零遂僭帝號。復斷隴坻。寇鈔三輔。南入益中。兩殺太守。又幸懂將西兵赴擊。羌稍退散耳。

維時棄涼議起邊郡長吏皆無心戰守隴西自狄道徙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襄平徙池陽上郡自虜施徙治衙民或重遷官吏刈其稼徹其屋驅蹙刦掠死傷大半漢陽諸賊乘危割據三輔諸屯關中諸督復同時敗沒自罷西域都護羌寇十餘年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不獨隴右并涼並受雕殘卽黃河以北漢中以南靡不羅其凶害假令西域兩屯猶存大軍攻其東都護攻其西涼隴擊其首尾羌種雖多一囊中物耳假令以討羌之兵豫徵百一出屯西域以討羌之費豫取百一出餉都護何致有中外虛耗之患況西域饒富資其兵食藩衛邊郡實以夷狄養中國耳又何罷做蓋西域失和

史案

卷八

後漢

十八

實由馬防一屯失和卽撤一屯一郡被兵卽棄一郡朝廷不審致亂之由專以捐棄爲長策中原盜起將盡棄中原乎實待邊郡殘破虛耗已甚之餘始悟班勇有父風而召問之不已晚乎

或問朝廷從勇議置敦煌營兵三百人河西曷數被寇掠曰河西受害正以勇策未盡用也延光朝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出屯柳中擊走匈奴田車師者又斬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傳首京師永建時斬東且彌王擊走匈奴呼衍王又擊斬焉耆王元孟安定北地上郡盡復其舊仍開伊吾屯田終漢之世不聞西域有供費之煩亦可見班

氏籌邊之大畧矣

馬明德后 援女

馬太后謹遵高約敬承明旨痛抑馬氏豈特謙讓以鳴高哉蓋欲曲全母家誅滅之禍慎防後世外戚之專耳諄諄曉諭力阻侯封太后之用心良獨若矣章帝省詔悲嘆其亦天性天良之未泯乎所可恨者竇憲之黨欲邀封與政而無由適豫封馬氏致太后含恨而沒悲夫

班孟堅 固○剛

楊雄蔡邕獨非漢代文墨之士乎乃失身遊賊卒遭大僂曷不早爲仲升之投筆也夫豈不知憲之將叛而事之歟一憲不知何以知古人行事之得失抑明知憲之將叛而事之歟迺朝廷僂其人而存其書且惟恐其說之不就而使其女弟踵成良可慨也

史案

卷八

後漢

十九

或問和帝初母后臨朝外戚專政師出無名而卒立大功何也曰以明章之賢而承中興之烈海內宴安國富兵強舉大漢之全力乘匈奴之虛弱其勢本易爲力也况將兵者憲而勒石頌功者卽爲憲之賓客而賓客之女弟實司載筆之任此中情僞尚堪復問乎夫亦曰客爲主隱弟爲兄隱則以爲直在其中焉可耳

鄧和熹后 剛

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還而恭下獄鄧遵任尚同殺羌者也尚棄市而遵封侯明德和熹雖均有可議然一則爲太后而力阻馬氏之侯封一則爲太后而權歸鄧氏之

掌握爲皇后兄臨不過中郎將和固非明匹也况和后以

杜根諫不還政而撲殺成翊世以諫不歸政而抵罪鄧康

以數諫臨朝而罷黜迨延光之際鄧氏一族誅竄殆盡豈

可與明后同年語哉

攷自鄧太后臨朝以來山崩石隕地震地拆地陷以及太

風大水大雨雹旱蝗大飢人相食與夫日食星孛天苑太

白入北斗其災異數見於每歲中者不可勝數是皆國有

長君太后久戀朝權寵任外戚宦官之所致也而乃以災

異免三公豈不寃哉

元魏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于后暴殂子昌尋

卒時人皆歸咎高氏而史氏亦直書爲高氏之弑陰后廢

史案

卷八

後漢

二十

死而罪狀不明於天下遽立貴人鄧氏爲皇后維時班昭

得幸於鄧后續成漢書昭於知己之感量不薄也

